

## 乡村笔记

# 萍姐想分家

◎王朝书

今天，午饭时，萍姐告诉先生我们，这段时间，她在抓紧修厨房。厨房修好后，好给女儿办婚礼。等给女儿办了婚礼，就分家。

萍姐，是继龚大姐之后，到我们家帮助做饭的。小琴做手术后，龚大姐来帮我们。龚大姐走后，就是萍姐了。萍姐和我们相处久了，也愿意对我们说心里话。

现在，萍姐夫妇与儿子一家四口住在一起。他们家是村里少数的几户没有分家的人家。萍姐有一儿一女。儿子从小因没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，念书念不动，初中就回了家。萍姐让儿子学了驾驶的技能，现在，他的儿子在康定的一家单位开装载车。一个月有5000多元的收入。在萍姐儿子二十多岁时，媒人带了几个姑娘到村里来给未婚青年相看。萍姐和家人看上了其中一个从小在泸定长大的藏族姑娘。那个姑娘也对萍姐的儿子有意。这样，姑娘嫁到了小板场村。

婚后，萍姐儿子依然在外开装载车，周末回家。她留在家里。因为不会种地，就在家里做家活、带孩子。他们一家人住在一起，表面上看是和睦的。可是，日子长了萍姐却对自己的媳妇有诸多不满。她觉得自己够对得起媳妇，从来没有叫她干地做过活。然而，媳妇还将家务活做得不好。而萍姐的媳妇则觉得婆婆管得太过严。她没有人身自由，到哪儿去玩，都要得到婆婆的批准。最大的矛盾，是家庭开支。萍姐觉得自己为儿子一家四口补贴了太多。萍姐媳妇则觉得，她其实吃了哑巴亏。每次上街，都是她拿钱买家里的吃食和日常用品。她并没有和婆婆一起生活，而存下钱来。她心中有怨气，萍姐心里也不舒服。她们两人隐忍了几年，终究在今年忍不下去了。

分家，在村里已是普遍现象。先生我们回村后，我听到好几个老人说，他们和年轻人各有各的生活方式，与其勉强住在一起各自怨恨，不如过各自的顺心。他们等到儿子修了新房后，就分了家。如今，村里基本都是年轻人住在新修的洋房里，老人住在老房子里。分了家，婆媳矛盾确实少了。我回村后，只听见一户人家的婆媳吵架。那家的婆婆曾是我母亲的朋友。我回家后，和她见过几面。说到自己的媳妇，那个婆婆眼泪长淌。他们分了家尚且如此；不分家，不知道会乱成啥样。如今，村里的年轻媳妇，大多是80后。她们喜欢的，60岁以上的老年人完全无法接受。她们喜欢聊天、嗨歌、玩手机，闲来还会喝几口。她们不愿受婆婆的气。性情泼辣的，还会将婆婆气得心口疼。媳妇不愿受婆婆的气，婆婆自然也不愿受媳妇的气，分家是最好的选择。

分家，我在村里时，是少有的。养儿为的就是防老。哪有老了来分家的。可是，如今，村里老人却和年轻人一样不愿受气，而选择各过各的。老人们自力更生。听小琴讲，现在村里老人都有经济来源，不仅有国家的专项补助，还在观景台卖土特产品。他们不强逼着儿女和自己一起生活，只需和自己有情感的联系，逢年过节时看望一下，并在关键时刻出手，生重病时将他们送去医院，就够了。

听了萍姐的打算,先生和我赞同。如果,大家住在一起,不开心,自然就该分开。

晚上散步，先生我们又说到萍姐准备分家的事。先生说，村里人普遍分家，说明了两点，其一，国家经济发展；其二，人的自我意识苏醒。正因这两点，过去为了生存必须抱团，彼此看不顺眼但又不得不绑在一起的生活方式终结了。如今，村里人尤其老人因自我意识的苏醒而对人权争取，正是人自我的开始。

# 大雪围炉话古今

◎马亚伟

我们小时候,没有电视更没有手机,晚上一家人围坐闲聊来打发漫漫长夜。冬天的夜晚格外漫长,入冬后我们便开启了“围炉夜话”模式。夜话的内容五花八门,由闲聊聊到春耕,再由春耕聊到秋收,再由秋收聊到中秋节,再由中秋年聊到过年……总之我们的思维天马行空,无所拘束。

父亲作为农民，对二十四节气极为敏感。冬闲时虽无需让节气指引农事，但他一直牵挂着一个又一个的节气。这些节气仿佛是生活的一个个驿站，抵达之后便会停歇驻足一番。“大雪啦，天要冷了，说不定哪天就下大雪了！”父亲用这样一句话奠定了围炉夜话的基调。

母亲忙着在炉火上烤红薯片，她一边忙一边回应：“下大雪也不怕，反正家里啥吃的都有，大不了在家猫冬呗！”我听着父

母关于大雪的讨论，赶忙参与进来：“我喜欢下大雪！下了大雪可以堆雪人，打雪仗。哪天下了大雪，我要在院子堆一个大大的雪人儿！”妹妹听了我的话，兴奋地说：“我用胡萝卜做雪人的鼻子，用黑煤球做它的眼睛！”父亲笑微微地说：“你们说的雪，还不是特别大的雪。如果下了特别大的雪，连门都出不了。”

父亲见我们好奇，开始用悠长的语调讲述古老的故事。“我听你爷爷说，有一年下了场大雪。那雪下得太大了，出门踩到雪里，腿立即就陷进去了，那雪厚得没过膝盖了。那年的吃食少，家里的东西快吃光了。到哪儿弄点吃的去？你爷爷他们几个人想去山里找点野味儿，谁知他们在雪地里迷了路……我和妹妹被父亲的故事吸引，听得入了迷，一个劲儿追问‘后来呢’。

母亲见状，说：“听你爸瞎说呢，他那些故事都是瞎编的！”父亲争辩说：“咋是瞎编的呢？都是真事，孩子爷爷亲自给我讲的！”母亲笑了：“真事讲来讲去这么多年，也有编的内容了。这个本事你去年就讲过，今年又添油加醋了，不是么？”父亲哈哈一笑说：“说添油加醋倒是真的，要不然故事哪能好听呢！”母亲招呼我们：“红薯熟了，快来吃！我再烤点花生！”我们一边吃着热热的烤红薯，一边继续围炉夜话。

我不会讲故事，就顺着大雪的“主题”说：“我们课本里学了不少写大雪的诗呢，古代的人真有趣，下了大雪就写诗。”父亲说：“都学了哪些诗？你给我们背背。”我拿腔拿调地背起来：“燕山雪花大如席，片片吹落轩辕台。”“北风风光，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。”妹妹听了，一个劲儿给我

鼓掌，她说：“我们老师说了，今冬麦盖三层被，来年枕着馒头睡。姐，下大雪是好事吧？”父亲哈哈地笑起来：“对，大雪节气容易下大雪。这大雪一下，明年麦子肯定大丰收喽！”

母亲把花生烤好了，我和妹妹开始大吃。她则跟父亲讨论起麦子的事情。父亲把第二十四节气头头捋了一遍，开始计划明年开春的农事安排。开春后种什么，菜地要留多少，瓜园还留不留，这些事在父亲和母亲细碎的话语中，被安排得妥妥当当，漫漫冬夜，外面风声呼啸，一场大雪在悄然逼近。我们的屋子里，却是暖意融融一片。不仅有炉火煮茶的温暖，还有对美好春天的展望。

那些年,我们就是这样度过大雪时节的。大雪围炉话古今,时光匆匆如流水。岁月的流水冲刷着记忆,留下了无限美好。

# 围炉慢煮书为伴

◎ 吴永谷

“拨火煨霜芋，围炉咏雪诗。”到了凌寒的冬日，我独爱生一炉烟火，掬一碗泉水，缓缓地煮茶阅读。茶香与书香融合，淡雅清香，沁人心脾，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。

在炉边看书的习惯是在备考中考时养成的,那时家里没有暖气,复习时只能坐在炉火旁。有一次,我在炉边背文言文《送东阳马生序》,每背到:“天大寒,砚冰坚,手指不能屈伸……”我就背不出来了,不停重复着“手指不能屈伸”,父亲就把课本还给我,让我重背,背熟练了,他才念签字,柴火烧尽了一根又一根,我还是背不下全篇,气得我将书用力一丢,刚好甩到了炉火旁,险些烧着了。父亲赶紧

将书捡起，拍了拍灰，大声怒斥道：“你和书置什么气？这样死记硬背你永远记不住。”他走到我身边，带着我逐字逐句的翻译。

父亲的办法果然奏效，理解后我没一会儿就背完了全文。此后，他总让我分析文言文，我又背了《出师表》《岳阳楼记》《曹刿论战》等等。母亲不忍打扰我们，总会任炉边炖一杯牛奶，煨一壶暖茶。我们背出课文，完成作业，那一口带着书香的热茶，和浮在上面的奶皮，就是最好的慰藉。当时，只觉得那些课

文是束缚自己的粗布麻绳,直到跨过了人生的一道坎儿,才发现围炉读书的那段时光,在岁月中闪闪发光。

越大长,读的书越多,才发现真的是书到用时方恨少。也逐渐理解了《送东阳马生序》中所描述的苦读情节;明白了《范进中举》的种种不易;更领悟了《骆驼祥子》的无奈……

有人说，书中有个“桃花源”，而这也是我向往的世界。在这样的寒冬，架起火炉，支起陶瓷罐，捧一本书，坐在熊熊燃

烧



1

着的炉火旁，任一缕茶香在房间里弥漫。读不同的书，我喜欢煮不同的茶。读徐志摩的诗，我爱煮果茶，不用拘泥于固定的模式，不讲究章法，泡脚，我亦可随意搭配果茶。读沈从文，我亦煮白茶，只有这清澈透明的茶水，才能为那个淳朴、梦幻、牧歌式的茶峒古镇注入灵魂。读余华，我要煮古树茶，还得慢慢熬煮，煮出许三观和徐福贵的怨苦味才好。至于鲁迅，煮煮浓茶皆可。有了这围炉煮茶书的陪伴，我的简陋出租屋，亦有良田、美池、桑竹之属，带给我无穷的精神力量。

冬季漫长,让我们一起围炉品茶、读书吧,告别烦躁和不安,只在书中的世界里徜徉再徜徉。

